

【洛城随想】

《洛艺不绝》之洛阳味道

## 吃凉皮的日子

□胡凯

现在想想,被三姨带着出去吃凉皮,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

(资料图片)

就像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朋友叫“三儿”一样,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更像姐姐或哥哥的小姨、小姑或者小叔、小舅,那些父母和学校不会教授给我们,但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的东西,往往来自于他们的言传身教。

我的三姨无疑就是我生命中的这类角色。

比如,三姨把五岁的我带去吃凉皮这件事,就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,因为这件事开启了我“三皮一线(凉皮、米皮、擀面皮和米线)”的吃货生涯。

她带我去的第一家凉皮摊儿,在老城真不同西侧那条很窄的胡同里。我俩曾轮流坐在各家卖凉皮的小摊儿上,拌着凉皮、黄瓜丝、豆芽和面筋,开心地吃着。

那时候的真不同,对很多老城人来说,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,而不是一家饭店。原因很简单,它主营水席,而老城人家都会做水席。

长辈们大概都有一个习惯,无论你说外面的东西有多好吃,他们永远都只会说一句:“那有啥难的?哪天我给你做,只会比外面的好!”所以,大家很少去真不同吃水席,但是真不同附近那些卖凉皮、凉粉的小吃摊儿的生意却非常火爆。

那时候,真不同建在老城商场的北侧,面朝洛阳剧院,临着中州路。如果你想从中州路走到老城商场,要么从十字街东侧很窄的过道绕进去,要么从真不同西侧的那条胡同穿过去。在那条短短的胡同里,有很多凉皮摊儿(那时候米皮、擀面皮都还没有现身洛阳)。

第一次吃凉皮的时间和细节,我记不清了,只记得后来每次去吃的时候,一向被三舅唤成“老猪”的三姨十分忙活。

盛凉皮的碗很浅,而凉皮一般都会盛得高出碗沿儿。这也没什么,可关键是吃之前需要拌匀。于是,三姨一手固定碗,一手拿筷子拌着凉皮,美丽的脸上不带半点儿嬉笑,似乎我5岁以前从没见过她在别处有过如此认真的表情。每次,她都要拌上很久,然后对我说:“乖娃儿,吃吧!”

每当三姨说完这句话,我还没有拿好筷子,她就像听见发令枪响一样,迅速吃了起来。后来,当和妻子说起这件事的时候,我才明白,三姨说“乖娃儿,吃吧”这句话,可能是对她自己说的。

每次吃凉皮的时候,我都吃得很慢,三姨吃完后就坐在那里,或用手绢扇风,或来回张望这条胡同里有没有新的摊位或者熟悉的面孔。

偶尔,我叼着一块面筋抬起头来细细咀嚼,看着三姨背后那条窄窄的胡同和不远处的老城商场,觉得三姨是这条街上最好看的风景。

现在想想,被三姨带着出去吃凉皮,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直到有一次,三姨说:“乖,凉皮涨到两毛五分钱了,往后三姨不能常带你吃了。”

那句话说完没多久,三姨就开始上班了,再也没空带我去吃凉皮,直到现在。

【夕花朝拾】

## 故乡的尝新节

□华实

小时候,长辈教育我们:每逢吃好东西、穿好衣服,都要想到长辈,在可能的条件下,尽量先长辈后晚辈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故乡每年要过一次尝新节。

当年,故乡种水稻,每年只种一季。每逢稻穗金黄时,人们要先割一捆早熟的稻子,脱粒晒干,碾出大米,做成香喷喷的大米饭,然后杀一只鸡或买一块猪肉,整只鸡或整块肉煮熟后用盘子盛了,再盛一碗大米饭,插一双筷子,摆在祖先牌位前,主事人恭敬地肃立、跪拜。约一顿饭工夫,撤下供品,拿到厨房做成可口的饭菜,一家人围桌美餐一顿。

尝新节没有固定的日子,要看稻穗成熟的早晚,一般在农历七月间。各家过节自然也有早有晚,但不管早过晚过,都要当成一件大事来做,而且,劳作一年,好不容易丰收在望,改善一次伙食,也是常理所在。特别是孩子们,会像盼过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一样,眼巴巴地等着这一天到来,能吃上几块肉,解解馋。

尝新节的来历不可考。《辞海》是这样解释“尝新”的:“古代农作物收获后,

首先送给帝王,帝王以之祭祀祖先,后进食,叫‘尝新’。《礼记·月令》:(孟秋之月)农乃登谷,天子尝新,先荐寝庙。”或许是读书人古为今用,借来表示孝敬祖先,以彰孝道,也可能是有人深明古代“二十四孝”大义,诚心仿效,感到祖先创业维艰,谷物新收理当敬奉先祖,然后晚辈方可享用,一家肇始,众人仿效,世代相传所致。

小时候,长辈教育我们:每逢吃好东西、穿好衣服,都要想到长辈,在可能的条件下,尽量先长辈后晚辈。像一年一度的稻子成熟,晚辈绝对不可先尝。尝新节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仪式,祭祖后,晚辈才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丰收的成果。

我小时候很尊崇这一传统,在父母身边时时处处表现孝顺,离开家乡以后,每逢吃到新收谷物或蔬菜瓜果时,都会由衷地默想:不知远在家乡的父母吃到了没有,甚至要用筷子夹取一点儿,恭恭敬敬地举一会儿,表示让父母先吃,然后自己再心安理得地开吃。

【至爱亲情】

## 最疼我的人走了

□刘艳娜

我总以为还有很长的时间,可以让我慢慢地表达孝心,可就在猝不及防的瞬间,你去了天堂。

上周末,和朋友去唱KTV,点了一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,唱到第二句,我已泣不成声。

今年五一,你的三女儿出嫁,当着众亲友的面,你喜极而泣。仅仅过了三天,因为一场车祸,你便与我们阴阳相隔。到现在,我都不忍碰触有关你的哪怕一点一滴的回忆。

在我四五岁时,你带我去王城公园看牡丹,单从家走到县城的汽车站,就要一个多小时,你一路抱着我前行。看完牡丹,你一路将我抱回家。到家了,你的右胳膊已经僵硬,好几天都抬不起来。妹妹们小的时候,你再也无法长时间地抱她们,时间稍长胳膊便酸痛难忍。

家中孩子多,你和爸爸尽最大努力让我们接受最好的教育。那些年,除了在田间劳作,家里还经营着一间磨坊,你和爸爸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,其中的辛苦只有你们知道。

我们长大了,你的身体却每况愈下。我大学毕业那一年,你得了脑梗

死,而当时你只有45岁。

你50岁那年,我结婚了,你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,又是弹棉花又是买花布,只为给我做几床软和被褥。

两年后,我的女儿出生了,你又不顾身体有恙,赶到医院照顾我,彻夜不眠。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,我都不会忘记。因为我知道,只有你是这个世界上疼我的人。

四年前,你最小的女儿也大学毕业了,你长出一口气,准备颐养天年,你在院子里栽了樱桃树、桃树、苹果树、杏树……春天,你会捋一些桃花,晒干了给女儿们做花茶喝;夏天,你会种西瓜和香瓜,为的是让我们吃上美味的水果;秋天,你种了黄豆,只为让我们每天起来喝一杯豆浆;冬天,你把这一年的收成,分给你的孩子们。我不知道,你走了,还有谁会这样疼我?!

我总以为还有很长的时间,可以让我慢慢地表达孝心,可就在猝不及防的瞬间,你去了天堂,而我还没来得及尽孝,还没来得及对你说声“我爱你”。